

潘岱梅花或许比桃花成名更早

■林良爽

一提到桃花，瑞安人都会想到潘岱的“桃花村”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每到桃花盛开时，那里游人总是络绎不绝。但近日，笔者发现，潘岱的梅花或许比桃花成名更早。

早在280年前，瑞安名流、诗人林上梓、林元炯父子就为潘岱梅花写下了咏梅诗，而目前尚无比这更早的描写潘岱桃花的诗篇。

潘岱原名潘埭，由潘姓筑埭得名(尊重史料，下文统一用“潘埭”)。清雍正、乾隆年间，林上梓慕名前往潘埭赏梅，写下了《初六日潘埭观梅》：

千株如雪傍山栽，半锁轻烟半藉苔。
香莫名言真佛国，色无傍杂古瑶台。
溪桥雨意花间隐，好鸟春声枝上催。
胜境居人浑不觉，惟应处士有清裁。

林上梓(生卒年不详)，字次定，号慕桥，瑞安城关人。康熙四十四年(1705)中举，历任浙江鄞县教谕、江苏嘉定县令等。政绩卓著，工于诗文，是清代著名史学家、汉学家、一代儒宗钱大昕(1728—1804，嘉定人)的老师。著有《慕桥诗集》五卷。

在这首诗里，林上梓写潘埭梅花又密又盛，像雪开满山坡。梅花香气清淡，颜色素雅。溪桥边雨雾朦胧，枝头鸟鸣清脆，更显得梅林安静。可惜，面对如此胜景，当地人却“浑不觉”，诗人感慨，唯有隐逸高士能领略并品鉴这份清绝之美。

林上梓为官多年，清正廉洁，重视教育。任鄞县教谕时，为造署经费转用于修建尊经阁与射圃围墙，还常从微薄薪水中拿出钱资助贫困学生；任嘉定县令时，律己清廉、抚民宽厚、驭吏严格，尤其重视狱讼，政绩广受赞誉。致仕后，他潜心整理地方文献，为邑人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重编《陈文节公诗文集》诗五卷、文十九卷、附录一卷；常与友人徜徉于瑞安山间，以诗唱和。这首诗由景入情，最终落脚于人格境界，这正是他自身品格的写照。

林上梓观梅回来，写好咏梅诗后，要儿子林元炯属和。

林元炯(生卒年不详)，字谦光，林上梓二子，雍正乙卯年(1735)选贡，历官湖南沅陵县丞、芷江县丞，后以病乞归。林元炯与父亲一样也是清官，政绩斐然。沅陵县人评价：“有清一代，作为县丞能够在县、府、省志上都留下传记，林元炯是沅陵县的唯一。”他曾担任《乾隆瑞安县志》分纂，善诗文，著有《爱日楼诗抄》。

林上梓诗集《慕桥诗集》是由林元炯三个兄弟编定的，于1749年刊出。林元炯在这首诗后有一按注：“丙寅春，先君子潘埭观梅，炯以抱病，未随杖履……”

丙寅，即乾隆十一年(1746)，林上梓这首诗写于1746年春，距今有280年。林元炯因病未随父一起去潘岱观梅，略有遗憾，但还是完成了父命，写了一首和作《潘埭观梅》：

两岸琼英夹水栽，绿沉老干郁苍苔。
夕阳疏影藏茅屋，淡月轻阴拂钓台。

破腊残葩辞雪冻，冲寒嫩绿受风催。
山灵有意延清赏，花外芳心待妙裁。

林元炯虽未随父一起赏梅，心中却早有潘埭梅花的印象，或许他早已观赏过这里的梅林，否则怎能写出如此精妙的咏梅之作？值得一提的是，诗末“妙裁”与其父诗中的“清裁”遥相呼应，“清裁”暗含知音难觅的感慨，而“妙裁”则更多传递出期待世人共赏梅花之美的心愿。

或许是潘埭的梅花太过惹人怜爱，或许是林上梓已真正爱上了潘埭。林元炯在注文中写：“辛酉冬，卜穴山中，先君子往观焉。一至，见梅林夹道，人从花径中行。嚬曰：山灵祝我多矣，何问穴之佳否哉。结二语，盖谓是也。”由此可知，他将自己的墓地选在了潘埭。

有意思的是，写了观梅诗次日，林上梓再次前往潘埭赏梅，并再写咏梅诗《初七日由潘埭至林岙观梅》：

一路观梅入画图，孤山何必在西湖。
繁英开到十分足，春色尚须七日蕪。
酝酿香资风力送，横斜影待月明铺。
群芳近在芦江畔，何事扁舟不肯呼。

一些人可能纳闷：林岙不是属于潘岱吗？其实，在清代以前，潘埭范围很小，指的是上溪、寺前、鱼塘、大路、山南、砚下等这片总称，属二十五都，林岙则属二十四都。

在林上梓笔下，从潘埭去林岙看梅花，一路风景美得像画，他觉得这里的梅花一点都不比杭州孤山差，何必非要跑那么远？诗中的“芦江”，即芦浦一带。

林上梓观梅归后，让元炯再依韵和诗。林元炯和作另一首《潘岱观梅》：

婉肖铜川览胜图，英英一望白于湖。
山当缺处梅花补，云欲低时花气扶。
数里清香烟雾锁，几分春色淡红铺。
鸟知有客来观赏，催发寒芳着意呼。

这次，元炯也未随父一起去，但潘岱的梅花早在心里，这首诗整体风格清丽、富有动感，将梅花与山水、云气、鸟鸣融为一体，营造出宛如王维辋川图卷般的意境。

在元炯的诗集中，还收录《梅花》《雨中梅花》《观梅》《腊冬偕陈勉之广文观梅》《别梅》等多首咏梅之作。这些诗是否都是写潘岱梅花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我们从中了解到，林元炯是一位识梅、爱梅、懂梅之人。这也就难怪他未随父亲同去赏梅，却依然能写出如此高雅的咏梅佳作了。

梅花不仅是花，更是坚贞与傲骨的化身，是清雅脱俗、乐观向上的象征，林上梓与林元炯父子笔下的梅花，不正是他们的人生写照吗？

280多年前，林上梓与林元炯父子的咏梅诗虽仅存几首，却已弥足珍贵，是潘岱街道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，它们重现了历史上潘岱梅林的繁茂景象，为潘岱发展梅花经济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与文化支撑。期待潘岱能再现梅林“傍山栽”“夹水栽”的盛景，让梅花绽放成为潘岱的第二朵致富之花。

温州方言里水产品名称的“奥妙”

■宋维远

温州人的祖先是“居海中”的“瓯”人，数千年来长期生活在海、江、河、泊边，与鱼、虾、蟹、鳖做邻居、交朋友，还靠它们提供生活必需品；同时也熟悉它们的脾气、性格，当然要替它们取名字，用口头或文字为它们编“身份证”“家族史”。如果把温州方言中对它们的名称加以粗略地类比排队，似乎能够逆推出当初祖先们替它们取名字的基本规律中的“奥妙”，推究起来，也蛮有趣味呢。

以水产品外貌特征命名



梭子蟹

西瓜子的蛤)、包头鱼(学名称鳊鱼，鱼头特大，行动笨拙，温州人常用它暗喻笨蛋)。

三是产地的水域名+种类名：如海鳗(海域产的海鳗)、河鳗、江蟹、河蟹(温州方言又称田喜儿)、田螺、海螺等。

四是水产品名称中本身种类名被删

掉：如龟脚(足)，如果望文生义，可能被误认为乌龟的脚，其实是一种形状酷似龟脚的节肢动物，把本身种类名删去。又如西施舌，并不指西施或美人的舌头，而指一种贝类，肉质及形状像人舌，此名称带有浪漫色彩。再如海和尚(实指全身光秃秃像和尚头颅的江豚)、海带(海水养殖的带状藻类)、江漂(指比河蟹略小的蟹)等。此项水产品本身名称都被删去。还有“乌窜”(方言音“冲”的去声)，又称乌贼，因为是海中的“贼”，没有争斗的“武器”，只有放“黑烟”逃窜的本领，命名也十分生动、形象。再还有虾米，除被称为金钩(或称金勾，因虾煮熟、晒干后形状、颜色像金属的钩)这个贵气的别名外，还有“开洋”的雅号，表示渔船初次下海捕捞丰收吉祥的意思。

以水产品“性格”特征命名



戳嘴

逃生，温州人把它与河鳗一起认为性格滑里滑脱，却是营养价值很高的补品。“鳅”，是它大家族的名字。

戳嘴，这个名字内涵丰富，学名叫藤壶，俗名簇簇。“簇”，表示它们生长集聚在一起，由“簇”字的谐音，令人想到

水产品性格特征，实际上只是人类对它们的观感印象。人类在与它们长期接触、观察及捕获、烹饪、食用的基础上，以自己的观感和印象给它们命名。如水潺、泥鳅、戳嘴、蛎钩。

水潺的学名是龙头鱼，外地人如听到温州方言的“水潺”时，肯定想不到会是水产品的名字，因为本身鱼类的名字被删掉啦，只突出“水”字。温州民谣有云：“阎王鬼做，水潺水做。”加上再添个“潺”(水徐徐流动)字，更表示这个全身半透明的软体鱼类的水性。它的肉虽然水分多，但十分鲜美、柔嫩，温州厨师还会把水汪汪的水潺放入油锅炸成酥脆的鱼酥，分外可口。但水潺的头部有张满口利牙的大嘴巴，能吞咬与它身体相同大小的鱼虾，人们常笑它“嘴硬身软”。当初温州人祖先为它取名时，可能“潺”字只取其谐音，但细细推究后，反倒觉得“潺”字的意义也很贴题。

泥鳅，它的特性是身上那层黏液，用手抓它，很容易被滑走，钻进泥土里

以水产物的干、复制品命名



虾米

主，很少听到“虾扣”或贝类的“扣”。但虾的干制品却另有一个独用的字叫“米”，即“虾米”，指剥去壳的“虾干”，与未脱水而剥壳的“虾仁”相对应。

温州方言称呼鱼类的复制品也有专用词，即“圆”“丸”“面”“敲”等，如“鱼圆”

“鱼丸”“鱼面”“敲鱼”等。值得稍作说明的是“鱼圆”，温州地区鹿城等地居民认为它是去骨的鱼肉加淀粉及佐料粘混后，随意分成不同形状的小块，下沸水煮熟即可，所以形状不一定是圆形，而瑞安等地居民则称前述的为“鱼面”，因为它是鱼肉加上淀粉。而温州市较统一地将剔骨去刺的鱼肉研细加蛋清、淀粉，制成白色的如汤圆大小的丸子，称为“鱼丸”(或白丸)。这可能是温州人中对水产复制品命名的“大同”中的“小异”吧。至于“敲鱼”“敲虾”，又是温州人对鱼、虾肉的独创复制方式，即用无骨刺的鱼肉或虾仁放在干燥的淀粉中轻轻敲成片状，再下沸水煮熟，味道甚好，为温州民间之上等菜肴。

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

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



瑞安市委宣传部
瑞安融媒体中心宣
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